■关 注

在第三届中国儿童戏剧节的“中国梦与儿童剧创作”研讨会上，与会者呼吁——

用文学化的想象空间 留住童年的记忆

□本报记者 徐 健

由中国儿艺主办的第三届中国儿童戏剧节日前在京落下帷幕。自7月12日开幕以来，在48天的时间里，来自7个国家和地区的27家儿童戏剧团体共带来了45台剧目209场精彩演出，观众近16万人次。从首届的初创到第二届的扩大影响，再到第三届初具规模，中国儿童戏剧节为孩子打造了多姿多彩的艺术节日，已成为中国乃至世界儿童戏剧的知名品牌。随之而来的，在童年阶段尽量多带孩子走进剧场欣赏儿童剧，也逐渐成为不少家长的文化选择。

儿童剧是通过潜移默化的艺术欣赏方式来塑造我们民族未来的灵魂。在戏剧艺术的各种演出类型中，它的地位和形态比较特殊，理应受到相关部门和戏剧创作者的重视。但在中国儿童戏剧研究会会长周予援看来，与其他的演出形态相比，多数人对儿童剧的认识还存在很多“屏障”。那么，这些“屏障”到底从何而来？面对孩子们巨大的观剧热情和艺术渴求，我们的儿童剧创作是否做好了充足的准备？在第三届中国儿童戏剧节举行期间，一场以“中国梦与儿童剧创作”为主题的儿童剧创作研讨会引来了不少业内人士的关注。研讨会上，专家学者结合近年来儿童剧创作现状，从剧本、题材、想象力等多个角度就如何破除“屏障”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

一部戏是不是能“益智”，能不能“励志”，最好还是由观众去评论为好。用词不能搞竞赛，宣传最忌说虚话，有劲先要使在好的文学剧本上。

很多经常陪孩子到剧场看儿童剧的家长都会有这样一个体验，就是现在儿童剧舞台的互动非常多，剧作的创作者、演出者总是想尽办法和小观众进行各式各样的互动。对于这种“互动式”的体验，儿童戏剧研究者陈迎宪给出了自己的看法。她认为，互动仅仅是戏剧表演的一种手段，创作者还是应该有更深层次的追求，即尊重儿童戏剧的创作规律，注重戏剧性、故事性的开掘。现在一些儿童剧，舞台上很热闹，演员很卖力气，导演手段也令人目不暇接，但是在人物命运发生转折的时候，小观众甚至都没有察觉到，因为他们已经被舞台上眼花缭乱的手段吸引了，以至忘记了人物的遭遇和命运，或者说不是小观众们忘记了，而是我们的导演们忘记了什么。陈迎宪认为，孩子们之所以见到舞台上一个水果掉落、一只小鸟受伤都会掉下眼泪，就是因为他们有同情心。儿童剧创作者应该善于发现这些，并用丰富的故事、巧妙的戏剧性情节将其表现在舞台上，而不是仅仅在花哨的形式上花心思。

对于花哨形式的注重不仅体现在演出上，许多儿童剧品种的界定也让人眼花缭乱。戏剧评论家钟艺兵认为，本届儿童戏剧节上演剧目40多个，涉及到的品种附加词就达到了20多个，比如神话、动漫、多媒体、歌舞、音乐舞蹈、音乐剧、史诗、益智趣味、互动、组合式、魔幻、励志、奇幻现实主义等等。将这么多的词汇与儿童剧绑在一起，真可谓五花八门。究竟是我们的儿童剧太丰富多彩了，还是我们的戏剧类型越来越复杂了？钟艺兵认为，一部戏是不是能“益智”，能不能“励志”，最好还是由观众去评论为好。用词不能搞竞赛，宣传最忌说虚话，有劲儿先要使在好的文学剧本上。

写科幻题材、科学题材的作品越来越少。舞台上魔幻倒是很多，真正科学的普及却很少或者没有。科幻题材的稀缺、难觅，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创作人员知识结构上的不足与欠缺。

“孩子是天生的梦想家、幻想家，但是我们的学校教育或者很多做法却把他们的天性给抹杀、压制了，我们的戏剧写科幻题材、科学题材的作品越来越少。舞台上魔幻倒是很多，真正科学的普及却很少或者没有。”表演艺术家覃琨的话道出了当前儿童剧创作题材上的局限。早在1958年，中国儿艺跟科学工作者联合排演了科幻剧《飞向星星世界》，讲述少先队的飞船飞到了宇宙，还碰到了流星，期间面临了失重怎么解决、队员们怎么不飘起来等一系列问题。覃琨就扮演了其中的一个飞天的孩子。“那个时候我们敢演这样的戏真是不简单，要知道当时前苏联的加加林还没有上天呢。我们就先写出这样的戏，而且还拦截了流星，出去修理了火箭，进行空中与地面的对话连线。当时看到舞台上的少先队员能飞起来，下面的小观众们真是高兴得不得了”。

覃琨说，该剧的原作者柯岩在去世之前还给她打电话，问现在我们还能不能再写一个像《飞向星星世界》那样的戏？但这在她看来实在是太困难了。“那时候之所以能写这样的戏，是创作者真敢想、真敢做，但是现在很多人，包括孩子们的想象力都被压抑下去了，创作者缺乏挑战这种题材的勇气了。”陈迎宪认为，科幻剧是孩子天性的一种展现，孩子对未来有无限的向往，对大自然的奥秘、宇宙的奥秘有无限的神奇感。新时期以来，虽然出现了像上海木偶剧团的《哪吒神遇钛星人》、上海儿童艺术剧院的《带绿色回家》等少数几部比较成功的科幻题材创作，但整体创作成绩并不尽如人意，现状堪忧。她认为，科幻题材的稀缺、难觅，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创作人员知识结构上的不足与欠缺，这也是儿童剧创作需要在今后不断调整、完善的地方。钟艺兵认为，儿童剧创作不应该落后于儿童们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应该在无限童趣、童心中寄予我们对未来的期望。

儿童剧创作不妨让孩子们知道世界复杂性的一面，让他们在美好、幸福之外多一些生活的认知，这样对培养他们健全的心理和人格是大有裨益的。

从儿童剧的创作观念看，陈迎宪认为，现在的创作和过去比起来，耳提面命说教式的东西越来越少了，总体上都能“蹲下来”和孩子说话。但作为艺术形式，对于孩子们来说，除了“蹲下来”还要“站起来”，要能够引领他们，让他们能够踮起脚尖感受到一个值得去回味的好作品。

现如今，儿童剧面临着其他娱乐方式的挤压，电视、游戏、网络等无时无刻不对孩子们构成诱惑，而孩子们除了周一到周五在学校完成必修的学业外，周六、周日、寒暑假还要上各种各样的课，能够有时间到儿童剧场欣赏戏剧演出的孩子非常有限。童年的消失已经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陈迎宪认为，面对新的社会环境，如果我们的儿童剧没有找到一种特殊的魅力，是很难把孩子们吸引到剧场来的。她认为，现在的孩子其实是非常渴望亲情、渴望交流、渴望自由的，而这恰好为儿童剧大展身手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和舞台。

“儿童剧也要与时俱进。”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刘平表示，儿童剧创作不能忽视今天小朋友观众的喜好、今天社会时代发展的程度，倘若忽视这些，继续停留在上世纪50年代甚或更早的老故事上，对当下的儿童观众就没有很强的针对性。“儿童剧的创作一定要跟儿童的欣赏心理发生共振，引起共鸣，能够让他们喜欢，让他们一看就丢不掉，这才是未来儿童剧的努力方向。”

儿童剧要弘扬、传递真善美，但这不能是创作者追求的全部。戏剧评论家王育生认为，儿童剧不能单一地把社会现实、生活环境描绘成一片玫瑰色，那么完美无缺，也应该让孩子们懂得有所爱、如何爱。生活有美好的一面，也有艰难和挫折。现在的孩子生在蜜罐里，受不得挫折，不知道如何去爱，有时候太幸福了反而不会去珍惜，体验不到幸福了。他提议，儿童剧创作不妨让孩子们知道世界复杂性的一面，让他们在美好、幸福之外多一些生活的认知，这样对培养他们健全的心理和人格是大有裨益的。

■评 点

舞蹈形象需更真实 动作设计需更独特

纵观第九届中国舞蹈“荷花奖”古典舞参赛作品，创作问题依然显著——

□茅 慧

金奖作品《且看行云》

●女子独舞虽然基本摆脱了深陷“怨妇”情结的泥淖，但是更新鲜、明确的女子独舞形象仍然匮乏。

●从文学作品和历史文化中选取人物进行创作的男子独舞、双人舞作品，需更准确到位地传达出原型深刻而丰富的内涵。

●群舞作品需要的不是动作的堆积，而是凝练的动作细描和深掘。

第九届中国舞蹈“荷花奖”古典舞评奖活动日前在西宁落下帷幕。本届“荷花奖”古典舞评奖共有来自全国各省市的专业院校、院团，各地舞协以及部队代表队选送的137个作品报名参赛。在单、双、三人舞组最终获得金奖的是3个独舞《且看行云》（女子独舞，表演金奖，解放军艺术学院舞蹈系）、《月满春江》（女子独舞，表演金奖 北京舞蹈学院）和《济公》（男子独舞，编导金奖，北京舞蹈学院）；群舞组获得金奖的3个作品是《丽人行》（作品金奖，解放军艺术学院）、《满江红》（作品金奖，吉林市歌舞团有限责任公司）和《陶纹梦圆》（作品金奖，西宁艺术剧院有限公司）。

金奖作品往往是一届比赛或者一段时间里，积累或勃发的翘楚之作。本届评奖中获得独舞表演金奖的《且看行云》和《月满春江》，便给人夏日莲荷并蒂双开的深刻印象。一个精劲，一个绵柔；一个柔中有刚，一个清轻如水。解放军艺术学院舞蹈系朱磊表演的《且看行云》中的古装女子，其身躯时而如风沐雨汹涌澎湃，时而跌宕回转如暗流奔涌，却不时回到一个充满定力、韧劲坚毅的姿态，仰望云烟从空中行过。北京舞蹈学院胡玉婷表演的《月满春江》则是一个漂浮在水面上的月之精灵，她以飞动飘逸的身姿铺满了舞台的每寸空间，无论是旋转、跳跃、翻腾，都好像离了地心引力般的轻飘和空灵，表演温婉而清新。数年之前，中国古典舞的女子独舞创作曾经深陷“怨妇”题材倍受媒体诟病，或许是中国古典诗词曲赋中古人留下了太多的悲怨诗章，使得离愁、别恨、幽怨、伤怀等情愫成了古典舞创作热衷和擅长的表现主题，而当这股潮流形成气候并有泛滥恣肆之态时，便显出了它的狭隘、衰颓之负面效应，让观众在观赏时压抑和叹气。幸而这一现象被舞蹈界、媒体界等各方有识之士及时观察到并发出警醒的呐喊，使这一潮流在近年的古典舞创作中得到有效的调校和改正。本届“荷花奖”古典舞评奖获得奖项的女子独舞共有5个，除了《梅娘》依然选取了一个幽怨的故事原型外，其他的几个独舞都趋向优雅、清新的风格。获得表演铜奖的《芳春行》更是表现了一个活泼、靓丽的可爱少女形象，有如一朵三月的迎春花，在青青阡陌上且歌且行。古典舞男子独舞自《孔乙己》在某届“桃李杯”比赛中横空出世勇夺业界眼球后，从文学作品、历史文化中选取人物形象进行男子独舞创作成为舞界一时之显学。本届的获奖作品《济公》《勾践》和《武生》也都取材于家喻户晓的文艺形象。以舞蹈的形式再造曾有过的艺术形象，有便捷之处更有难破之矩，毕竟已有的文学或文艺形象的原型早已深入人心，他们曾经提供给人们的审美感知成为新创作品优劣的试金石。舞蹈作品既要保有自身的肢体语言的美和力，又要传达出原型的深刻与丰富，有时的确如冰火两重天，非高手不能将其熔铸于一体。上述几个男子独舞作品虽称不上是十全十美，但也各有千秋。济公在落魄浪荡中内心向善的笃定，武生的那段碎步山膀的新颖处理，都令人眼前一亮，过目不忘。

本届古典舞获奖作品中匮缺男女双人舞。获得作品银奖的《门神》是一个男子双人舞。应该说这个作品充分体现了当今北京舞蹈学院男子古典舞的最新创作水准，尽管其表演者（也是编导）是两名年轻的学生，但是他们对门神情状的解读，构思语言的锐气和才气，以及他们的身体对古典舞精、气、神和力、美、韵的精准掌握和入神传达，都使这个作品古韵盎然，新颖别致。

本届“荷花奖”获奖群舞作品，选材和主题大体分为古代人物群像的展现和当代精神的外化。其中的女子群舞《丽人行》颇为引人注目。一身缟素的宋代仕女，婷婷娥娥地从远处走来，她们翻动着手掌，俏丽地拍打着空气，在颇有几分稚拙的动作语言中，在简练而变幻的队形中，仿佛活化出了清雅宋女的远古身姿，呈现出一种绝然不同于古典舞常见动律的美感样式。这样一群女子，仿佛是宋代的青白瓷器拥有了血肉之躯、活泼之灵，让人不禁叹服编导确实用舞蹈捕捉到了宋代仕女那种端庄素雅又灵慧大方的内在特征。吉林市歌舞团有限责任公司演出的女子群舞《封箱》，是个能掀起观众观赏激情的舞蹈，表现了一个即将退出舞台的戏曲名角在告别舞台的时刻追忆过往的精彩年华与甘为人梯的传承奉献。这个作品获得表演银奖，在于它的结构十分符合凤头、猪肚、豹尾的有力模式。从开场中女主人公从戏箱里抖出戏衣开始回顾自己粉墨春秋，到激越昂扬的刀马旦群舞，再到结尾处戏曲新人在众人烘托下的闪亮登场，舞台调度和节奏处理始终有种激情在贯穿，它的主题从一个年华老去、伤怀感喟的低落起点升华到舍小顾大、高风亮节的高潮，给人一种振奋的力量。

但是，如果将本届乃至近年来中国古典舞单、双、三人、群舞创作的总体表现放置在自它创建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大背景下比较和观察，就会发现古典舞创作的一些短板，问题依然显著。比如，女子独舞虽然基本摆脱了深陷“怨妇”情结的泥淖，但是更新鲜更明确的女子独舞形象仍然匮乏，虽然一个又一个关乎“云”、“水”、“梦”、“风”、“灵”、“鹤”、“蝶”的女子独舞不断涌现，但大多彼此十分相似，且人物缺乏真实感，非仙非人的舞蹈形象，看过之后难辨你我。本届“荷花奖”颁奖晚会上，出现了一幕让台下观众起身鼓掌、热烈欢呼的场面——74岁高龄的舞蹈家陈爱莲，为大家再次演绎了她的代表作《春江花月夜》，她的一招一式、一笑一颦像是陈年佳酿使人沉醉，由她塑造的这个江畔月夜中的羞涩女子形象深深地印刻在观众心里，不禁让人唏嘘感喟，深深折服于一个年逾古稀的舞蹈家所达到的这种炉火纯青的艺术境界……而两相比较，不得不说如今的古典舞表演外在大于内心，技能高过情感，动作覆盖人物。真希望古典舞创作能够将舞蹈形象定位得更加明确、真实，将舞蹈动作的设计更加独特和鲜明。

男子的独舞、双人舞相对而言比较注重取材于人们耳熟能详的文学形象，但是有些作品对文学或文艺原型内涵的挖掘提炼不到位、不准确，使得舞蹈作品中动作不少，但人物还是不够鲜明；有些作品缺少有力量的点睛之笔，而使得作品整体“魂飞魄散”。

群舞作品存在的问题比较隐蔽。一些古典舞群舞在动作语言上介乎古典舞与民间舞或者古典舞与当代舞之间，尽管舞者身着古装，但动作和编排也颇似当代舞，不免令人产生困惑和疑问。也许如今的群舞需要的不是更多的浮皮动作堆积，而是凝练的动作细描和深掘。

纵观这些参赛作品，还是可以约略观察到当今古典舞创作暗流涌动的一个期待视野或积极态势，尽管这个态势目前来看还没有达到它的蔚然成观的大气象，但已经展露端倪并初见成效，那就是我们需要“回归传统，再深入再领会再学习”。无论是历史、文学，还是戏曲、绘画，当传统文化的精髓被真正吸入到创作者的心灵深处，与创作者的胆识和才情相撞击，就一定能生发出艺术创新的闪闪灵光，在当今的大时代将古典舞的精气神再次挑旺。

乡土气息浓郁的《老家门口唱大戏》即将播出

由《丑角爸爸》《家有公婆》的导演王硕执导，范伟、闫学晶、李静、刘永生等联袂主演，龙腾艺都（北京）影业投资有限公司和北京同乐电影制作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的现代农村题材轻喜剧《老家门口唱大戏》，将于9月26日登陆央视电视剧频道黄金档。《老家门口唱大戏》是一部风格独特、生活气息浓郁的现代农村题材轻喜剧，也是一部真实反映丰富多彩的乡村生活的电视剧作品。该剧以底蕴丰厚的农村文化为背景，洋溢了东北民俗民情和浓郁的乡土气息。（央 讯）

中国文联为基层编剧开展戏剧培训

由中国文联主办，中国剧协、中国文联文艺志愿服务中心、中国剧协《剧本》杂志社、宜兴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承办的戏剧培训日前在江苏宜兴举行。在为期一周的时间里，尚长荣、罗怀臻、娄乃鸣、李文启等艺术家作为志愿者分别作了题为《激活传统 融入时代》《城市化进程中的乡土戏剧》《从实践谈小戏小品创作》《漫谈小品创作》的专题讲座。他们还对来自宜兴各县区的21名学员的23部作品作了详细点评、修改。参加此次戏剧培训的学员中，有职业编剧，也有业余爱好者，年纪最大的已有70多岁，但依然充满了创作热情。

戏剧培训志愿服务试点项目是中国文联文艺志愿服务中心依托中国剧协，组织剧作家、戏剧评论家面向基层编剧开展戏剧培训的志愿服务，旨在提高基层文艺工作者的艺术水平，留下一支不走的文艺工作者队伍。江苏省宜兴市成为此次戏剧培训试点项目的第一站。（武丹丹）

第五届新农村电视艺术节对农电视获奖作品揭晓

在日前举行的第五届新农村电视艺术节小康电视节目工程颁奖晚会上，一批年度优秀对农电视作品获得表彰。其中，《下山入川》（武威市广播电视台）、关爱留守儿童系列报道《留守娃》（湖北广播电视台垄上频道）、《亿万农民的笑声——2013全国农民春节晚会》（中国农业电影电视中心）等21部作品获最佳作品奖；《乡村大世界》栏目之《走进四川彭州》（中央电视台农业频道）、《农村俱乐部》之《农村俱乐部特别播出季——城乡有能人》的第一集与第二集（吉林电视台乡村频道）、《农资超市》（山东广播电视台农科频道）等5个栏目获年度优秀对农电视栏目奖；乐山广播电视台公共·新农村频道和山东广播电视台农村科普频道获年度优秀对农频道奖。“新农村电视艺术节”是经中国文联批准，由中国视协和中国农业电影电视中心联合主办的国内惟一服务三农的国家级大型电视艺术节庆活动。

（徐 健）

天津泥人张彩塑是清朝道光年间发展起来的民间艺术，“泥人张”自张明山先生创始至今，已走过170多年的历程，是北方泥塑艺术的杰出代表。9月21日，由天津市文化广播影视局主办的“天津泥人张彩塑优秀作品进京展”亮相中国美术馆。

展览共展出72件彩塑作品，其中既有泥人张家族的精品，也有彩塑工作室专业人员的佳作。这些彩塑均由中国美术馆、天津博物馆和天津泥人张彩塑工作室的藏品组成。在中国美术馆馆藏的作品中，大多是以现实生活题材为主，如傅长圣的《山里红》《大红枣》《虎娃》，真实传神地反映了民间生活；而天津博物馆的馆藏品则以古典文学题材组成，张明山先生的《二侍女》《蒋门神》也在其中。另外，展厅内的天津泥人张彩塑工作室作品也颇引人注目，作品反映出了泥人张彩塑的当代发展成果。展览将持续至9月28日。（任晶晶）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10号 邮政编码：100125 总编室电话/传真：(010)65003319 新闻部电话/传真：(010)65002492 宣传发行部电话：(010)65935482 广告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0065号 零售每份0.70元 印刷：中国青年报社印刷厂